

皇朝經世文五編



時務分類文編卷四

學校

古之時有家學有鄉學有國學夏日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雖有世子庶子之貴猶復下伍於齊民雖以至愚極賤之人亦得自達於天子故學也者非止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省刑罰偃兵戎亦所以聯上下爲一心合君民爲一體也士非學無以興禮樂立制度開太平農非學無以辨菽麥別肥磽盡地力工非學無以區美惡審良楮制械用商非學無以察時變精權算殖貨財由是而游惰之民多矣彼異端邪說乃得乘虛而入惑世誣民甚則流爲盜賊暴桀恣睢白晝橫行掠人於市故今之幅員廣於古今之生齒繁於古而其民則古智而今愚其世則古治而今亂者豈果今不古若哉學不學之分耳通商六十年矣泰西各國之文物制度釐然秩然有先王遺意奉使游歷者衆口一辭卽以工商二事論之工則彼巧而我拙商則彼富而我貧相校相形而優絀立見豈果中不若西哉亦學不學之分耳夫今不若古猶可言也中不若西不可言也近日各省學官有名無實惟書院一席樂羣敬業成就較多然所教時文帖括而已僻陋之州縣並書院而無之欲求教化之興人才之衆也其可得乎宜由督撫分飭所屬仿書院之意廣設學校或集民捐或提官款其規制必整其廩餼必豐其生徒至少必逾百數始於城邑而後分及於四鄉至於商埠海疆人情浮動尤宜念建書院廣儲經籍延聘師儒以正人心

以維風俗其同文方言水師武備各館即可併入其中並請洋師兼攻西學庶幾體用兼備蔚爲有用之才不至覆轍重尋徒糜巨款矣其各省叢林道院藏垢納汙坐擁厚貲徒爲濟惡之具有犯案者宜將田宅一律查封改爲學校僧道還俗願入學者亦聽之一轉移間而正學興異端絀宏治化毓賢才不必有沙汰禁革之文而已收經正民興之效此根本之要圖治平之首務卽因宜制變馭夷狄朝萬國之先聲不此之務徒汲汲然購器練兵欲以爭雄海外恐有器無人將有一蹶而不可復振者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

論學校一

變法通

總論

新會梁啟超撰

吾聞之春秋三世之義據亂世以力勝升平世智力互相勝太平世以智勝草昧伊始蹄迹交於中國鳥獸之害未消營窟懸巢乃克相保力之強也顧人雖文弱無羽毛之飾爪牙之衛而卒能檻繫兇虎駕役駝象智之強也數千年來蒙古之種回回之裔以虜掠爲功以屠殺爲樂屢蹂名國幾一寰宇力之強也近百年間歐羅巴之衆高加索之族藉製器以滅國借通商以闢地於是全球十九歸其統轄智之強也世界之運由亂而進於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於智故言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爲第一義

智惡乎開開於學學惡乎立立於教學學校之制惟吾三代爲最備家有塾黨有庠術

有序國有學立學之等也八歲入小學十五而就大學入學之年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學射御二十學禮受學之序也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以離經辨志爲始事以知類通達爲大成課學之程也大學一篇言大學堂之事也弟子職一篇言小學堂之事也內則一篇言女學堂之事也學記一篇言師範學堂之事也管子言農工商羣萃而州處相語以事相示以功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農學工學商學皆有學堂也孔子言以不教戰是謂棄民晉文始入而教其民三年而後用之越王棲於會稽教訓十年是兵學有學堂也其有專務他業不能就學者猶以十月事訖使父老教於校室見公羊傳宣十五年注有不帥教者鄉官簡而以告其視之重而督之嚴也如此故使一國之內無一人不受教無一人不知學免且之野人可以備捍城小戎之女子可以敵王愾販牛之鄭商可以退敵師斲輪之齊工可以語治道聽輿人之誦可以定霸采鄉校之議可以聞政舉國之人與國爲體填城溢野無非人才所謂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慮慮三代盛強蓋以此也

馬貴與曰古者戶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戶口多而才智之民少余悲其言雖然蓋有由也先王欲其民智後世欲其民愚天下既定敵國外患既息其所慮者草澤之

豪傑乘時而起與議論之士援古義以非時政也於是乎爲道以鈐制之國有大學省有學院郡縣有學官考其名猶夫古人也視其法猶夫古人也而問其所以爲教則曰制義也詩賦也楷法也不必讀書通古今而亦能之則中材以下求讀書求通古今者希矣非此一途不能自進則奇才異能之士不得不輟其所學以俛焉而從事矣其取之也無定其得之也甚難則個儻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窮愁感嘆銷磨其才氣而無復餘力以成其學矣如是則豪傑與議論之士必少而於馴治天下也甚易故秦始皇之燔詩書明太祖之設制藝遙遙兩心十載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權取一統之天下弭內亂之道未有善於此者也譬之居室慮其僮僕竊其寶貨束而縛之寘彼嚴室加扁鑄焉則可以高枕而卧無損其秋豪矣獨惜強寇忽至入門無門入閨無閨悉索所有席卷以行而受縛之人徒相對咋舌見其主之難而無以爲救也

凡國之民都爲五等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學子之稱夫人而知也然農有農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農而不士故美國每年農產值銀三千一百兆兩俄國值二千一百兆兩法國值一千八百兆兩而中國只值三百兆兩工而不士故美國每年自創新藝報官領照者一萬二百十事法國七千三百事英

國六千九百事而中國無聞焉商而不士故英國商務價值二千七百四十兆兩德國一千二百九十六兆兩法國一千一百七十六兆兩而中國僅二百十七兆兩兵而不士故去歲之役水師軍船九十六艘如無一船榆關防守兵幾三百營如無一兵今夫有四者之名無士之實則其害且至於此矧於士而不士聚千百帖括卷摺考據詞章之輩於歷代掌故瞭然未有所見於萬國形勢嘗然未有所聞者而欲與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禦外侮其可得乎

今之言治國者必曰倣效西法力圖富強斯固然也雖然非其人莫能舉也今以有約之國十有六依西人例每國命一使今之周知四國嫻於辭令能任使才者幾何人矣歐美澳洲日印緬越南洋諸島其有中國人民僑寓之地不下四百所今之熟悉商務明察土宜才任領事者幾何人矣教家界務商務紛紛屢起今之達彝情明公法熟約章能任總署章京各省洋務局者幾何人矣泰西大國常兵皆數十萬戰時可調至數百萬中國之大練兵最少亦當及五十萬爲千營每營營哨官六員今之習於地圖曉暢軍事才任偏裨者幾何人矣嫻練兵法諳習營制能總大衆遇大敵才任統帥者幾何人矣中國若整頓海軍但求與日本相敵亦須有兵船百四十餘艘今之深諳海戰能任水弁者幾何人矣久歷風濤熟悉沙線堪勝船主大副二

副者幾何人矣。陸軍每營水師每船皆需醫師二三人。今之練習醫理精達傷科才任軍醫者幾何人矣。每造鐵路十英里需用上等工匠二員。次等六十員。今之明於機器習於工程學才任工師者幾何人矣。中國礦產封緘千年得旨開采設局漸多。今之能察礦苗化分礦質才任井人者幾何人矣。各省議設商務局以保利權。今之明商理習商情才任商董者幾何人矣。能製造器械乃能致強。能製造貨物乃能致富。今之創新法出新製足以方駕彼族衣被天下者幾何人矣。坐是之故往往有一切新法盡美盡善人人皆知而議論數十年不能舉行者。苟漫然舉之則僨轍立見。卒爲沮抑新法者所詬訾。其稍有成效之一二事則任用洋員者也。而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局漢陽鐵廠之類。每年開銷之數洋人薪水幾及其半。金陵自強軍所聘西人半屬彼中兵役。而攘我員弁之厚薪。海關釐稅歲入三千萬爲國餉源。而聽彼族盤踞數十年不能取代。卽此數端論之。任用洋員之明效大畧可睹矣。然猶幸而藉此以成就一二事。若決然舍旃則將並此一二事者而亦無之。嗚呼。同是圖顧方趾戴天履地而必事事俯首拱手待命他人豈不可爲長太息矣乎。

若夫四海之大學子之衆其一二識時之彥有志之士欲矢志獨學求中外之故成一家之言者蓋有人矣。然不通西文則非已譯之書不能讀其難成一也。格致諸學

皆藉儀器苟非素封末由購置其難成二也沿廣學識尤藉游歷尋常寒士安能遠遊其難成三也一切實學如水師必出海操練礮學必入山察勘非藉官力不能獨行其難成四也國家既不以此取士學成亦無所用猶不足以贍妻子免饑寒故每至半途廢然而返其難成五也此所以通商數十年而士之無所憑藉能卓然成異材爲國家用者殆幾絕也今夫農夫未嘗播種而思穫秋雖愚者知其不能矣操豚蹄而祝滿篝旁觀猶或笑之況彼數百年來於人材盛衰消長之故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猶復束縛之馳驟之銷磨而鈐制之一旦有事乃欲以多材望天下安可得耶安可得耶

然猶曰洋務爲然也若夫內外各官天子所以共天下也而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問國之大學省之學院郡縣之學官及其所至之書院有以歷代政術爲教者乎無有也有以本朝掌故爲教者乎無有也有以天下郡國利病爲教者乎無有也當其學也未嘗爲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則當盡棄其昔者之所學而從事於所未學傳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以政學猶且不可況今之既入官而仍讀書者能有幾人也以故一切公事受成於胥吏之手六部書辦督撫幕客州縣房科上下其手持其短長官無如何也何以故胥吏學之而官未學也遂使全局糜爛成一

吏例利之天下禍中腹心疾不可爲是故西學之學校不興其害小中學之學校不興其害大西學不興其一二淺末之新法猶能任洋員以舉之中學不興甯能盡各部之堂司各省之長屬而概用洋員以承其乏也此則可爲流涕者也此稿未完

論學校二變法通議

總論

新會梁啟超撰

不甯惟是中國孔子之教歷數千載受教之人號稱四百兆未爲少也然而婦女不讀書去其半矣農工商兵不知學去其十之八九矣自餘一二占畢呶呶以從事於四書五經者彼其用心則爲考試之題目耳制藝之取材耳於經無與也於教無與也其有通人志士或箋注校勘效忠於許鄭或束身自愛歸命於程朱然於古人之微言大義所謂誦詩三百可以授政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者蓋寡能留意則亦不過學其所學於經仍無與也於教仍無與也故號爲受教者四萬萬人而究其實能有幾人則非吾之所敢言也故吾嘗謂今日之天下幸而猶以經義取士耳否則讀吾教之經者殆幾絕也此言似過然有鐵證焉彼禮經十七篇孔子之所雅言今試問綴學之子能誦其文言其義者幾何人也何也科舉所不用也然則堂堂大教乃反藉此疲敝之科舉以圖存夫藉科舉之所存者其與亡也相去幾何矣而況今日之科舉其勢必不能久吾向者所謂變亦變不變亦變與其待他人之變而一切漸滅以至於盡則何如吾自變之而尙可以存其一二也記曰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傳曰小雅盡廢則四鄰交侵而中國微。憶我儒教爰自東京卽已不競晉宋之間陷於老隋唐以來論於佛外教一入立見侵奪況於彼保之徒強聒不舍挾以國力奇悍無倫今吾蓋見通商各岸之商賈西文學堂之人士攘臂弄舌動曰四書六經爲無用之物而教士之著書發論亦侃侃言曰中國之衰弱由於教之未善夫以今日帖括家之所謂經與考據家之所謂經雖聖人復起不能謂其非無用也則惡能禁人之不輕薄之而遺棄之也故準此不變吾恐二十年以後孔子之教將絕於天壤此則可爲痛哭者也

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西人學校之等差之名號之章程之功課彼士所著德國學校七國新學備要文學興國策等書類能言之無取吾言也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國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其總綱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藝。其分目十有八。一曰學堂。二曰科舉。三曰師範。四曰專門。五曰幼學。六曰女學。七曰藏書。八曰纂書。九曰譯書。十曰文字。十一曰藏器。十二曰報館。十三曰學會。十四曰教會。十五曰游歷。十六曰義塾。十七曰訓廢疾。十八曰訓罪人。所擬章程皆附於各篇之後

今之同文館廣方言館水師學堂武備學堂自強學堂實學館之類其不能得異才

何也。言藝之事多。言政與教之事少。其所謂藝者。又不過語言文字之淺。兵學之末。不務其大。不揣其本。卽盡其道。所成已無幾矣。又其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舉之制。不改。就學乏才也。二曰師範學堂不立。教習非人也。三曰專門之業不分。致精無自也。故此中人士。閣束六經。吐棄羣籍。於中國舊學。既一切不問。而叩以西人富強之本。制作之精。亦罕有能言之而能效之者。昔嘗戲言。古人所惡者。離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國。今之所患者。離乎中國。而未合乎夷狄。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輶之事。已爲上才矣。其次者乃適足爲洋行買辦。岡必達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達於中外之故。可備國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聰明才力。能藉他端以自精進。而非此諸館諸學堂之爲功也。夫國家之設學。欲養人才以共天下。而其上才者僅如此。次下者乃如彼。此必非朝廷作人之初意也。今朝士言論。汲汲然以儲才爲急者。蓋不乏人。學校萌芽。殆自茲矣。其亦有洞澈病根之所在。而於此三端者少爲留意已乎。

抑今學校之議不行。又有由也。經費甚鉅。而籌措頗難。雖知其急。莫克任也。今夫農之治疇也。逾春涉夏。以糞以溉。稱貸苦辛。無或辭者。以爲非如是。則秋成無望也。中人之家。猶且節衣縮食。以教子弟。冀其成就。光大門閭。今國家而不欲自強。則已。苟欲自強。則悠悠萬事。惟此爲大。雖百舉未遑。猶先圖之。吾聞泰西諸大國學校之費。

其多者八千七百餘萬。其少者亦八百萬。小學堂費英國每年三千三百萬元。法國五百萬元。美國八千四百萬元。中學大學共費英國每年八百六十萬元。法國三千萬元。德國二百萬元。俄國四百餘萬元。美國三百餘萬元。日本區區三島而每年所費亦至八九百萬。人之謀國者。豈其不思撙節之義而甘擲黃金於虛牝乎。彼日人二十年興學之費。取償於吾之一戰而有餘矣。使吾向者舉其所謂二萬萬而百分之取其一二以興羣學。則二十年間人才大成。去年之役。寧有是乎。嗚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及今不圖。恐他日之患。其數倍於今之所謂二萬萬者。未有不已。時追痛創復至。而始悔今之爲誤。又奚及乎。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軍。而不肯舍薄費以營學校。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譬之孺子。懷果與金示之。則棄金而取果。譬之野人。持寸珠與百錢示之。則遺珠而攫錢。徒知敵人勝我之具。而不知所以勝之具。曠日窮力。以從事於目前之所見。而蔽於其所未見。究其歸宿。一無所成。此其智視孺子野人何如矣。

西人之策中國者。以西國之人數與中國之人數爲比例。而算其應有之學生。與其學校之費。謂小學之生宜有四千萬人。每年宜費二萬二千六百萬元。中學之生宜有一百十八萬四千餘人。每年宜費五千九百萬餘元。大學之生宜有十六萬五千餘人。每年宜費七千一百萬餘元。今不敢爲大言。請如西人百分之一。則亦當有小

學生四十萬人。中學生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人。大學生一千八百五十餘人。每年當費二百五十六萬元。中國房屋衣食等費。視西人僅三分之一。則每年不過一百餘萬元耳。猶有一義於此。中國科第之榮。奔走天下久矣。制藝楷法。未嘗有人獎勵而驅策之。而趨者若鶩。利祿之路然也。今創辦之始。或經費未充。但使能改科舉。歸於學校。以號召天下。學中惟定功課。不給膏火。天下豪傑之士。其羣集而俛焉從事者。必不乏人。如是則經費又可省三分之一。歲費七十餘萬足矣。而學中所成之人材。卽以拔十得五計之。十年之後。大學生之成就者。已可得八千人。用以布列上下。更新百度。沛然有餘矣。夫以日本之小。每年此費。尙至八九百萬。而謂堂堂中國。欲得如日本十二分之一之費。而憂其無所出邪。必不然矣。

論學校三變法通議 科舉

新會梁啟超撰

科舉敝政乎。科舉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譏之。譏世卿。所以立科舉也。世卿之敝。世家之子。不必讀書。不必知學。雖駭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則求讀書。求知學者。必少。如是故上無才。齊民之裔。雖復讀書。雖復知學。而格於品第。未從得官。則求讀書。求知學者。亦少。如是故下無才。上下無才。國之大患也。科舉立。斯二敝革矣。故世卿爲據亂世之政。科舉爲升平世之政。

古者科舉皆出學校。學校制廢而科舉始敝矣。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州長黨正遂師鄉大夫皆其地之教師也。見於周禮者皆言掌其地之教令王制所記有秀士選士

俊士進士之號。當其爲秀士也。家黨術鄉教之。

國語齊桓公內正之法正月之朔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

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峻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養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是謂蔽賢其罪五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退而修教於其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啟超案屬縣鄉卒當其爲選士也。司徒教之。當其爲俊士也。太樂正教之。故升秀士於司徒者。鄉大夫也。尙書大傳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已畢

餘子皆入學。啟超案古者鄉官皆以其鄉人爲之。然則鄉大夫者皆老於其鄉之大夫也。升選士於學者司徒也。升俊士於司馬

而告於王者大樂正也居處相邇耳目相習爲之師者當平居之時於羣士之德行

道藝孰高孰下孰賢孰不肖固已熟察之而既知之及大比之日書其賢者與其能者蓋教之有素非漫然決優劣於一二日之間而已。自漢以後得天下者皆於馬上

庠序之事未遑。京師大學猶且議數十年不能定郡國之間尤無聞焉。故雖有鄉舉

里選之名而於古人良法美意殆稍稍漸滅矣。是以天子不能教士而惟立一榮途

爲之標準以誘厲之天下之士趨焉。班孟堅所謂祿利之路然矣。於其時也或有碩

儒巨子出乎其間代司徒樂正之權行學校之事綴學小生羣焉萃焉稟而受之至

其人才盛衰則恆視國家所立之標準。或善或不善以爲差。雖然取士之與教士既分其途則雖其所立標準極盡善美而於得人抑已難矣。故兩漢辟舉之法其流弊乃至變爲九品中正。蓋學校不立有司未嘗有人才之責。一旦以考校賓興之事而受成於渺不相屬之刺史守相其安從知之而安從舉之。是以不考實行專探虛望末流所屈乃至寒門貴族劃若鴻溝鄉舉里選之敝極於時矣。隋唐以後制科代興慮郡國之不實乃悉貢京師以一其權慮牧守之徇私乃專出侍臣以承其乏。夫郡國之疏逖已遜於塾序而京師又加甚焉。牧守之閼隔已異於學官而內臣又加甚焉。舉一切耳目而寄之於虛空無薄之區於孔子舉爾所知之義其悖謬爲何如矣。其疏逖而閼隔既已如是則非惟實行無可見卽虛望亦無可聞。於是其所立以爲標準者不得不生蛙蟲之技免園之業狗曲之學蛙鳴之文上以鼓下下以應上父詔兄勉友習師傳雖有道藝非由此進不爲榮雖有豪傑非由此道不能進盡數十寒暑疲精敝神以從事於此間而得與不得尙在不可知之數故三代之盛天下之士無一人不能自成其才而國家不可勝用。兩漢之間士民之失教而自棄者蓋有之矣。苟其才學可備世用則無不可以自達降及後世豈惟不教又從而錮蔽之豈惟不用又從而摧殘之嗚呼其所餘能幾何哉。故科舉合於學校則人才盛科舉離